武夷山志卷之十五

長樂鄭振鐸西諦先生

温嶺東仲薰編訂

詩餘

水調歌頭

宋覃懷高

翠麓插雲表初意隔僊凡臨風據案一見邂逅似開顏幾欲拿舟九曲便擬捫叅絶頂直下俯塵寰聊此秇吾駕鼇得片時閒　問仙人緣底事去不還長風浩浩何許清夢杳難攀只有蒼烟古木好在清湍白石依舊畫圖間回首武夷路窈靄浸雲鬟

水調歌頭　　六羅　慶

雨晴山潑翠溪淨水拖藍閒來共陪杖屨邂逅已成三
齒齒清泉白石步步碧桃翠竹在處輒幽探行到釣臺下
恠樹蔭空潭　踏芳洲尋別館履巉岩壺天日月不老
雲氣蒲東南沽得一樽濁酒喚取山花溪鳥聽我醉中談
異日再過此端爲鮮征驂

水調歌頭　　宋唐仲寔

武夷最佳處晴氣碧於藍遠瞻崖壑深溪曲六六與三
三莫問塵生滄海休歎鶴歸華表好景且容探鐵笛
破龍睡黑雨滿深潭　笑神仙留貌骨閱空巖幾人
蹭蹬不遇太史滯周南最好壇場老子筆底文章如
許何必事清談輒愧桃花下白馬秖飛驂

臨江仙　　宋何守謙

山下清溪溪上渡舟廻九曲皆奇諸峰羅列翠屏圍
炤霞今閬苑花木昔瑤池念念神仙無覓處洞天留
在靈祠從教猿鶴笑吾癡還山非不樂未忍負明時

又

夢寐武夷仙島上一來欲浣鬻愁山靈何事厭人遊
白雲生洞口微雨暗溪頭顧我平生非俗容豸冠此
日清流好將仙籍姓名收他年勳業了準擬卜蒐裘

金縷衣

宋鄭　畋

秋半紅橋路是魯孫幾塵夙幸此生奇遇天上人間
同宴集仙樂風飄處處遍紛郁非炯非霧光近玉皇
顏咫尺共歡呼鼇抃霞觴舉高會散碧雲暮　至今
瑞鶴猶能舞幾千年同亭祠下賽神簫鼓再拜乞靈
三奠酒小駐霓旌容與半隱約如傳好語爲送維魚
來入夢向龍潭時灑紛紛雨齊和曲踏歌去聽賓雲

遺曲

沁園春

元章　凱

過了秋風梅花漸開山人好歸問近來何事半成迂
濶半添踈懶半帶憨疑學劍不成學書無味却要尋
仙訪武夷這些事莫粗忒煞恐是難爲　分明說與
人知老谷子胸中奇儘奇有真爐真鼎真鴈龍盤虎繞真
離真坎兎走烏飛待辦數椽山中穩坐却向無中生
箇兒休輕笑看他華表鶴有來時

蝶戀花　題太虛巖　明丘四可

古壑流連尋趣步浙瀝泉飛寒石留雲護數椽曲房羅翠霧幽懷可是人能悟　風月江山懸客慕爲惜芳年聊取柔腸付從昔今蘭多陌路而今管鮑休相誤

賦

幔亭雨舟賦　并序　明吳國琦

山背與崇安大溪南奔大溪西爲孔道道行溪行看山絶無逢迎他山與大溪意乃山自爲一溪從星村東來於裴村會大溪約可十里則爲山面而亦絶無逢迎他山爲大溪意獨似戀戀於所自爲一溪溪淺深行止山于溪南北各宛宛與溪相應溪前後左右亦各宛宛與山相應第山于峰外無所爲山而峰于石外亦無所爲峰者石或豐上斂下或方上尖下如神人端嚴拱揖者如美姝峭麗娟媚者如朱樓排雲雁塔摩漢者如城壘周遭正笏卓峙者如廩庾交列鐘鼓交到者又或

如龍驤虎踞猊蹲駿奔魚游龜息蟬寒蛙躁
兎起鵲落箕播斗酌者月斧神工雕鏤殆盡
然多姿屢遷隨舟上下逐境異名至精神一
一全注之於溪大似老僧之於拂子英雄之
於寶劍美人之於鏡文士之於硯者故遊他
山則用杖屨遊幔亭定用舟吳子于崇禎辛
巳十月朔有事崇安李子去華先一日宿于
蓑村望吳子之車長揖請渡溪吳子止之三
之日事竣返漳李子如前請吳子遂下車亦
長揖李子曰信哉蓋甲戌春送李子歸崇安
有曰幔亭他日約仙棹與層層是日雨從者
止之吳子曰否否山以溪勝以石勝溪以雨
勝石以雲勝決意渡溪喬木蓊鬱羽流之塚
纍纍院鷄啼午鐘磬寂然一老黃冠燃香道
左大王峰倚幔亭壁立院後與李子登殿升
閣瞻徐真人遺蛻于閣上閣下方塘一泓其
丹砂流液耶囲視蓑村已在煙霞外矣未幾
而大王峰忽不見未幾忽見于雲表綠樹森

森樹下如鶴如鹿恍惚不可爲狀下閣舟進
雨稍霽王女一峰如初沐停棹久之此第二
曲也大王幔亭仍亭亭隔岸至第三曲則見
舟藏于壑矣李子曰剡木爲舟其上古乎而
東西西巖奇花異草撲舟闌干舟前後左右
隨目所觸各有奇峰突一洞出于石壁之半
洞口朽木片片或直或横老黄冠曰此所謂
虹橋板也四曲也金鷄洞也下爲深潭似有
神物居之而洞傍小巖四出巖下多巢枯藤
密構悉封苔蘚不可攀緣而巢傍如沐亦未
見有所謂烏者其金鷄乎抑青鸞朱鳳所棲
息乎大王王女時出棹後天游三仰天柱鼓
樓諸峰亦時出棹前似舍舟即可登者顧未
可驟至也至潭盡石阻似乎溪窮舟子力撐
頓闢一境蒼松翠竹另成異區則晦翁院也
前爲晚對後爲大隱屏亦未見漁樵往來而
邨横小舟名平林渡久之有煙如縷出于青
林老黄冠曰此茶戶也李子曰山中向多喬

木廿年來茶戶利種茶竟爾濯濯而珍禽奇
獸因不萃止惟此院與萬年宮喬木猶未伐
耳予讀書院側曾見玄鹿白猿吳子曰此山
以石爲全體每對喬木大可數十圍而所着
之土未及膚寸至峰頂之土幾何而喬木亦
成林耶此正可與藏壑之舟虹橋之板一相
參會停橈久之及望隱屏右樓閣崔嵬幾與
屏石爭奇鬬麗則陳司馬之雲窩卽石之臨
溪者爲水榭乘石之轉徑者爲欄干吳子歷
四五曲俱不能舍舟至此欲踰矣繇小榭穿
石門爲堂者一堂後爲樓者一右樓爲房者
一房僅爲前簷後爲石壁壁下有石竈石臼
石井房之右又數丈有閣堂之左有門轉徑
則倚欄干可瞷溪而回視樓左一亭孤立高
與樓齊則紅葉亭適當霜楓滿山吳子與李
子坐于亭於白雲紅樹裏見屏右一峰似斷
似續澗不踰丈而高可千仞似倚屏似不倚
屏者則接筍峰也峰右一峰澗可二三里高

可四五里其色潤如紫金有亭翼然于峰頂
流泉一道出于亭前如玉龍騰空而下噴珠
百道衆山皆響者則天游瀑布也李子曰噫
嘻玆遊勝哉信乎以雨勝也非雨無論溪無
此汪洋石無此生動若瀑布亦安能如此恣
心暢意或躍或飛如珪如璧之不可方物哉
長揖請昇天遊吳子止之舟返要舟返舟前
後左右所歷諸峰與舟進舟前後所歷諸峰
體同而名有莫肖者矣其多姿也屢遷也皆
以石也石所以多姿屢遷也以溪之舟進返
也而今日進返之舟尤覺異乎向日進返之
舟之多姿屢遷也又以溪之雲也雨也吳子
曰九曲可窮而若不能窮者亦以雨也至九
曲可窮而若晝一不能窮者亦以雨也可窮
而能窮者則九曲之見境也溪之窮可虞也
可窮而若晝一不能窮者則九曲之想境也
溪之窮更莫測也李子曰噫嘻有是哉相與
渡溪次于裴村回視幔亭又在煙霞外矣吳

子曰有人乎李子曰煙峰和尚于神宗壬戌
隱于山日不再食二十年不易衣不見一客
亦不聞出一語一丘道人目雙瞽已復明年
九十猶燈下作蠅頭字步履如飛李子取筆
墨童子秉燭吳子記李子詩吳子復詩復賦
李子名韓去華其字號韋菴崇安人以高才
生選入太學[illegible]啟甲子與吳子遇於金陵訂
交
維玆岐海呼吸蓬瀛彼重雲之遍覆于梵天洪雨之
如車如杵置器界于鯤鯨是爲水聚風輪乃生吹沫
撇空莊嚴用成凡聖同居異其性情固不知夫若儲
缺陷奚以盈滿奚以瀾淪奚以嶧嶸更不知夫若泜
若泥若坍若都若淊若沮之奚以名蒼蒼莽莽縣浦
閒風嵓嵫之西渤海之東神濛出入尾閭胥通皆元
氣之浩蕩闢日月于洪濛至人握玄樞而無終始萬
彙圍四大而自老童去者無際來者焉窮峙于南極
者爲丹穴聳于北斗者爲空桐想光音之所萃止或
丘壑之所能逢郎耳目之所近接得無躡天衢之崇

隆不見渾灝之融結兮連卷紆欝而多姿列丹嶂之峭壁兮儻迤巖而瀕涯既綿亘以縱距兮亦冥冗而蔽虧開洞天于中區兮帝五嶽而孩九嶷此閩關之屹屹兮時霧塞而嵐務樹鎖煙而浮沒兮烏亂雲而參差胡武夷之挺秀兮若簇朱英而吐金芝旨穆蒲之長驚兮賓帝女而觴瑶池嗣秦政之遣方士兮挹三神山庶幾乎遇之乃茲皇二嶺之仲秋兮有皇太姥降于峰頂之厓巖呼曾孫而登濟兮席采幄而四垂進麟脯與椒漿兮羌會舞而陳詞歌未終而風雨驟至兮環珮車馬之聲沓難追念會合之何常兮欵躑躅嗚咽而增悲散虹橋于絶巘兮復手掇而可窺爰鼓棹于一曲兮拂大王雄風而噫嘻洵莊立而正視兮彼玉女若奉乎盤匜顧鶴影之凌亂兮波光盪而來思傳幽響于空谷兮睇虛舟抵壁而自支應大力之推于夜半兮旣幻化之如斯嗣龍淵之沉沉兮聞金鷄三號乎朝暉遂更衣而旅進兮中流有服氣上水之寶龜泉應聲而時溢兮儼乎宋代之威儀謁桑梓之衣冠兮表六經如晨曦羌晚對以增高兮橫

小舟而渡誰有緑竹之猗猗兮煙如縷而如絲昭大
隱于百祀兮陋王簡乾魚于漢時信神仙之可學兮
下視塵世之塚何纍纍仰天游而聳望兮縱雙眸而
猶夷峰冉冉以來奔閣軒軒以列眉忽瀑布之下于
九霄兮寒衆山之氣如水逝豈菩薩變幻之泉亦謝
眺驚人之詩游眺之外是爲可居紅葉亭畔井竈離
離接笋峰前白雲瀰瀰過此則汎鷄犬之晴川兮觀
鉏艾于東畬遂去險以處廓兮嗟遊屐至此而若遺
指羣峰而勇退兮覺此身在舟而可疑若乃山中之
朝翠滴蒼流仙禽潛下素鮪交游山中之暮千碧萬
紫猿嘯何聲鴉樓復起厥山之陽僕夫蹌蹌望途窈
窕蘭蒲風香厥山之陰泉竇溟溟漁歌寂寞燈火微
明烏則霜襟苔衣鳧雛雁子逕集河洲交唼芳芷名
或自呼慧能營壘獸則連臂鳶肩斑鱗虬角疾繞長
林徐犇峻嶒化玄白胎應晦朔器具則甿錨鑪竈
機杼井臼或置山椒或開淵藪孰爲之鏤孰爲之負
果則夭桃濃李山榛隰苓其色若燦其芔如萍沆瀣
絜美仙棗讓靈蔬則蕨薺苗籜筍蔓青鳧鷗紫莖綠葉

桑黃素肌珍同占苔畱行備瓊麈逮夫鳳團鮮制井澤
弗汲茗柯擅芳巖花謝客今古異宜厥貢簡易爾其
雕欄繡戶翼然絶構摛藻抽毫風騷兼茂翰墨高懸
磨崖鐫籀乃有結屋誅茅澌焉寡屬迺迹棲然泊然
無慾換骨昂霄驂鸞駕鵠至於粧整朝霞容姸新月
遠岫遥連友景獨揭花影掃階林蔭覆檻鹿田疊疊
而躬耕鶴浦曲曲而編筏鐵笛之聲聞空乘茶之唱
欲歇又奚羨乎天台青城之奥區與夫赤松之徒嘉
遯而辭金銀之闕哉顧舟之進也晴明可悅而今以
其雨也山川亦別恍惚不可爲象兮峰巒起滅浩漫
不可爲音兮溪之鳴咽靜如太古潔如夜雪招彼谷
中薛蘿之人兮瓣香可藝似裊裊兮入于高旻兮義
天澄澈亂曰丹砂不可求如彼一丘如彼一丘可消
煩憂丹砂可求濶然十洲濶然十洲蓬壺悠悠浮生
朝昏蜉蝣春秋水聚風輪寒暑自周輟風塵片晷之
車爲幔亭剎那雨舟之漫游

武夷山賦

明李朱明

維大堀之負質鞭靈頑而異驅聚奇秀于一握若有

意以自娛忽撑天而掘起徐俯瞰而奔徂水潡帶以
環繞峰峭峭而善癹次洞天于十六壑羣眞于氷壺
懸漢世之金簡祀秦代之乾魚聶仲秋之三五合仙
凡而與俱坐魯孫于綵幄挹太姥之霞裾奏賓雲之
哀曲酌甘露之醍醐忽陰霾之四合返雲駢于太虛
幌紅塵之陋質幸生長于淸都睹盛衰之靡常探玄
賞于靈區鼓蘭桡于碧渚訪大王之故居維玉女之
靜好謝膏沐于鉛华朱鶴顧影而倦舉舟藏壑而誰儲
卧龍豌其欲躍金鷄喔其相呼喊泉溢而進御翰墨
珍而待儒謁紫陽之舊址嗟哲人之已徂翼六經而
罔墜如麗日之午旰苟芳流而世永復何羨乎虛無
登天游之一覽慨萬壑之爭趨既峰迴而路合展六
宇之奇圖仙掌懸于巖際塊鏊峙于天衢陁石溯洄
而支壑樓臺韓鞳以戒途舟每進而逾垣溪屢折而
忽蘇歎晴川之歷歷徧鷄犬于山嵎不類人世之囂
紲疑避世之秦氏惜游蹤之罕至寧免山靈之揶揄
爾其秋樹春雲朝煙夕霧鶴戾長松雁歸別浦猿哀
壑而凄淸鹿呦芝而客與樓掛遠峰之月簫捲寒潭

之雨宮殿欝其崔嵬茆茨適其仰俯吹飛仙之鐵笛
燦漁舟之燈火無日無之應接不暇者也亂曰丹崖
峨峨碧流泚泚既奥其區誰媲其美儒宗玄元共矜
厥始山以人靈曷維而已

武夷志卷之十五終

温嶺東仲璵編訂

南唐張　紹

銘

冲佑觀銘

大始未形混沌無際上下開運乾坤定位日月麗天
山川鎮地萬彙猶屯三才始備肇有神化初生蒸民
上惟立德下無疎親皇風蕩蕩黔首淳淳天下有道
誰非聖人開源嗜慾澆漓俗盛賢者避世眞人革命
八極神鄉十州異境翠阜丹丘潛伏靈聖惟彼武夷

實曰洞天峰巒巖岫霞鮮金房玉室羽蓋雲駢
葬日風雨會有神僊國步多艱皇綱中絕四海九州
厥分幅裂稔禍阻兵旅越寂寞玄風荒涼絳闕
赫赫烈祖再造丕基拱揖高讓神人樂推明明我后
允協昌基功崇下武德茂重熙睿哲英斷雄畧神智
拓土開疆經天緯地五嶺來庭三湘清徹四海震威
羣生懷惠猶勞宵旰猶混馬車貪狼俟靜害焉方除
淹留駿馭想像鶉居心懸眞洞夢到華胥乃眷名山
追惟聖跡內庫頒金元俟奉職三境求規五靈取則
跨谷彌岡張宵架極珠宮寶殿璇臺玉堂鳳翔高甍
龍轉廻廊錯落金碧玲瓏璧瑞雲生林楚雷繞藩牆
七聖斯嚴三君如在八景靈輿九華神蓋清霄莫胥
明霜匪對彷彿壺中依稀物外衆眞之宇擬之無倫
會僊之類名之惟新高峰爲壑區谷成坰皇獻頌聲
永絕淄磷

冲佑觀銘

宋吳　拭

太極玉皇帝曾孫所自祖神人武夷君祖星皇太姥
嬴政之三十五年秋八月二虹橋飛幔亭光景燭菱楚

曾孫以序進一一拱帝所熒煌紅雲裀花水金皿貯
曾孫敬羅拜訊問安好否中亭握青綾樂具歷可數
安陵元奇輩引鼓若副鼓橫笛公希吹節板鳳兒拊
坎篌逮長棊圓腹弦索古次姑悲幖噪秀淡洞簫舉
居巢小娥運鉇銚妙容舞賓雲左右僊超絕不可譜
酒行禮無謝雋美進殺觱歌師彭令昭歌作可哀語
天上人間兮會合難以阻日薄西山兮鳴烏理歸羽
百年一餉兮素願長齟齬歌闋雲四合贊別咸傑俯
亟還無留趾徒御有幬蟜虎扶擄傒屑巔宴所無覩伻

異事同亭祠祠事纘誰矩肆茲闡琳宮丹碧絢鼇楚
潭潭眞君殿詔墨耀黃楮巍然冲佑榜字札逼虞褚
璽封寶奩香泉綵紿內府明旛制錦蚪御餅屑舂乳
淵衷吉而蠲簡福綿寰寓物靡遇疵癘時若暘與雨
元元端何力幸此聖澤普燃然鼓其腹穴井以耕土
巖廊舜衣裳粉米亦藻繡後天無窮期燕翼繩祖武

武夷書院銘

元宋德潤

元氣孕胎武夷秀偉石結群蒙雲行雨施玉女峰高
蒼屏隱翠有祠者屋徽國所祀學究千古道濟斯世

念昔濂洛有開群蒙不有朱子學傳孰宗匪剖纖悉
理窮孰通九曲廻溪山高水深明月當戶清風在林
溥博淵泉以慰我心

疏

重修三清殿疏

宋劉子翬

祭神如在敢忘恭肅之懷視漏不愼曷稱清穆之奉
茲焉有作孰曰不宜惟武夷之名山有冲佑之闕宇
自昔秦漢而上顯著靈蹤由我祖宗而來益嚴祀典
實四境瞻依之地整群心歸愚之誠流澤所加無感
不應今則歲時浸久棟桷就淪有震風凌雨之凄其
無遂座虛帷之肅若欲加修繕顧乏羨餘過者皆爲
憮然曾孫之寄何在矧衡茅自庇尚懷必葺之安而
僊聖所棲宜起勿傾之念願推樂施以就勝緣指廩
推廳倘更終於琳館清心釋累會同宴於幔亭

重建武夷書院疏

宋熊禾

宇宙間三十六名山地未有如武夷之勝孔孟後千
五百餘載道未有如文公之尊蒼崖碧澗山水依然
赤字綠文圖書在是倡明斯道實始茲山四書衍洙

泗之傳綱目接春秋之筆當今寰海九州之內何人不讀其書豈是空山一畝之宮其徒不爲之守幾載雨凌風震一朝地闢天開茲蓋仗遇府判梅庵先生以蜀西之珍負道南之望昭布明昔之德化厚培昌運之人才倘斯文其在茲乎捨此地又何適矣爰謀爰始以經以營既爲五吾道中人皆非已分外事尚弘乃力用相于成小學成始大學成終宜但作房杜諸人之事業千載在前萬載在後尚永懷乾淳一老之典刑

宋韓無咎

記

武夷精舍記

武夷在閩學直北其山勢雄深盤薄自漢以來見于祀事閩之諸山皆後山也其峰之最大者豐上而斂下窺然若巨人之戴弁緣隙磴道可登世傳避秦而僊者蛻骨在焉溪出其下絕壁高峻皆數十丈岸側巨石林立磊落奇秀好事者一日不能盡則臥小舟杭溪而上號爲九曲以左右顧視至其地或平衍景物環會必爲之停舟曳杖徙倚而不忍去山故多王

孫鳥則白鷳鸐鴴聞人聲或磔磔集崖上散漫飛走而無驚懼之態水流有聲其清處可泳竹栢叢蔚草木四時敷華道士卽溪之六曲僅爲一廬以待游者驛道纔一二里許逆旅遙望不憚僕夫馬足之勞幸而至於老氏之宮宿焉明日始能裹飯命舟而溪之長復倍驛道之遠促促而來遽遽而歸前後踵相屬也余舊家閩中兩官于建安蓋亦遽歸之一耳吾友朱元晦居于五夫里去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後圃暇則游焉與其門生弟子挾書而誦取古詩三百篇及楚人之詞哦而歌之瀟灑嘯咏留必數日蓋山中樂悉爲元晦私也予每愧焉淳熙十年元晦旣辭使節於江東遂賦祠官之祿則又曰吾今營其地果盡有山中之樂矣蓋其游益數而於其溪之五折負大石屏規之以爲精舍取道士之廬猶半也誅鋤草茅僅得數畝畝山勢幽清奇石隹木拱揖映帶若陰相而遺我者使弟子輩具畚鍤集庀木相率成之元晦躬畫其處中以爲堂旁以爲齋高以爲亭密以爲室講書肄業琴歌酒賦莫不在是予閱之恍然如寐而醒曲

折隱隱猶記其地之美也且曰子其爲我記之夫元晦儒者也方以學行其鄉善其徒非若畸人隱士遁藏山谷服氣茹芝以慕夫道家者流也然秦漢以來道之不明久矣吾夫子所謂志於道亦何事哉夫子聖人也其步與趨莫不有則至於登泰山之巔而誦言於舞雩之下未嘗不游胸中蓋自有地而一時弟子敬瑟鏗然舂服既成之對乃獨爲聖人所予古之君子息焉游焉豈以是拘拘乎元晦既有以識之試以告夫來學者相與酬酢於精舍之下俾咸自得其

視幔亭之風抑以爲何如也

武夷精舍記

宋朱　熹

武夷之溪東流凡九曲而第五曲爲最深蓋其山自北而南者至此而盡聳全石爲一峰拔地千餘尺上小平處微載土生林木極蒼翠可玩四隕稍下則又削而入如方屋帽者舊記所謂大隱屏也屏下兩麓坡陀旁引還復相抱抱中地平廣數畝抱外溪水隨山勢從西北來四屈折而出溪流兩勢丹崖翠壁林立環擁神剜鬼刻不可名狀舟行上下者方左右顧

瞻錯愕之不暇而忽得平岡長阜蒼藤茂木按衍迤
靡膠葛蒙翳使人心目曠然以舒窈然以深若不可
及卽精舍之所在也直屏下兩麓相抱之中西南向
爲屋三間者仁智堂也堂左右兩室左曰隱求以待
棲息右曰止宿以延賓友左麓之外復前引而右抱
中又自爲一塢因累石以門之而命曰石門塢別爲
屋其中以俟學者之群居而取學記相觀而善之義
命之曰觀善之齋石門之西少南又爲屋以居道流
取道書眞誥中語命之曰寒棲之館直觀善前山之
巔爲亭回望大隱屏最正且盡取杜子美詩語名以
晚對其東出山背臨溪水因故基爲亭取胡公語名
以鐵笛說其本詩註中寒棲之外乃植棨列樊以斷
兩麓之口掩以柴扉而以武夷精舍之扁揭焉經始
於淳熙癸卯之春其夏四月旣望堂成而始來居之
四方友來者亦甚衆莫不嘆其佳勝而恨他屋之未
具不可以久留也釣磯茶竈皆在大隱屏西磯石上
平在溪北岸竈在溪中流巨石屹然可環坐八九人
四面皆深水當中科臼自然如竈可爨以瀹茗凡溪

水九曲左右皆石壁無側足之徑唯南山之南有蹊焉而精舍乃在溪北以故凡出入乎此者非漁艇不濟總之爲賦小詩十有二篇以紀其實若夫晦明昏旦之異候風煙草木之殊態以至人物之往來猿鳥之吟嘯則有一日之間恍惚萬變而不可窮者同好之士其尚有以發於予所欲言而不及者乎

宋白玉蟾

止止庵記

武夷之爲山考古有秦人劉僊傳蓋錢鏗於此煉丹焉鏗進雉羹於堯堯封於彭城故謂之彭祖年及七百七十七歲而亾生平惟隱武夷山茹芝飲瀑能乘風御氣騰身踴空豈非僊也耶鏗有子二人長曰武次曰夷因此遂名武夷山有三十六峰第一峰九曲溪頭最初曲其地也始則有太姥元君即其地以結廬次則張湛繼其蹤而入室其後有魚道超魚道達皆秦時之女真入此而隱焉然此地深邃不可言四圍皆生毛竹嘗有採樵者見之因毛竹而目此二魚爲毛女至今稱之晉人婁師鍾唐人薛邡皆於此地煉元養真而去又東京李陶真洛濱李鐵笛燕山李磨

鏡相踵於其地卜築而名其庵曰止止丞相李綱亦嘗訪此三李而符其風昔夢雪之夢蓋欲於此而建吏隱亭焉自爾庵亦傾壞地皆荆榛但聞所謂止止之名而無稽考之蹟山南曾孫詹琰夫字美中蓋世代簪纓而胸中英傑人也一旦嘆世路多阨塞不如結方外友以爲爐竈砂汞之學或者可飛昇焉可尸解焉俛而可求豈不容力非日能之願學焉忽有瓊瑯白玉蟾自廣閩出而至武夷適有披榛詠茅之意蓋亦契券美中之臆素從而搜訪止止庵之地闢幾百年不踐之苔剗二五里延蔓之艸歲在嘉定丙子之陽春始鳩工劉梓僦夫運甓而開創之未幾而玉蟾拂袖天台鴈蕩矣玉蟾言旋而庵始成美中固欲挽之以爲三李隱居之設玉蟾謂美中曰庵成皆子之餘財餘力故也今但擇其道心寧耐守素樂靜者居之使其開墾數畦花木繁盛而玉蟾此去羅浮入室叵必永身以任持之美中曰然則先生既去也寧不爲我記其庵而盟他日之再來乎玉蟾曰唯是庵背倚幔亭峰面對虎嘯巖左則天柱峰右則鐵板嶂

入去不數舉武則有朱晦庵仁智堂出來纔一喚地
則有魏王會眞廟其間有冲佑觀修廊數百間層樓
數十所玉笈錦囊舉則御書瓊牘琅龕悉諸僊蛻大
雲金身之招提實左右乎止止之庵側上有天鑑池
可以通弱水下有昇眞洞可以透蓬萊武夷千崖萬
壑之奇莫止止之地若也雲寥玉洞煙鎖琪林紫檜
封丹清泉浣玉猿隨羽客鶴唳芝田鐵笛一聲群僊
交集螺盃三飲步虛泠泠蓋可以歌太空紫虛之洞
童唫玉霧羽融之僊曲然則塵埃不礙眼古今皆一

時而絳幔虹橋之事猶宛然矣奇哉青艸青百鳥吟
亦可棋亦可琴有酒可對景無詩自詠心神僊渺茫
在何許武夷君在山之陰掉扁舟歸去來琪花滿洞
何處尋豈非止止庵清絕勝妙處也詹美中定知玉
皇將再宴曾孫玉蟾亦將煉七返七還之丹此日此
文不徒作也若異日有異事尤見止止庵不徒建也
蓋止止者止其所止也周易艮卦兼山之義發明止
止之說而法華經有止止妙難思之句莊子亦曰虛
空生白吉祥止止是知三教之中止止爲妙義必有

得止止之深者宅其庵焉則青山白雲無非止止也落花流水亦止止也啼鳥哀猿荒苔斷蘚盡是止止意思若未能止止者恭之已有止止所得者知行任坐臥自有不止之止非徒滯枯木死灰也予特止止之輩也今記此庵非謂止之止止實謂止其止之止而已矣

白玉蟾

橘隱堂記

太微宮中奎星之精化而爲松矯矯鬱鬱然於嚴霜積雪之間其間則有七松處士太微宮中星宿之精化而爲柳垂垂裊裊然於淡雲疎雨之間其間則有五柳先生古人所以隱於松者蓋欲示其孤高峭勁之節古人所以隱於柳者蓋欲彰其温柔謙遜之志吾未聞橘之爲物果何如焉楊州厥包橘柚錫貢江陵千株橘其人與千戶侯等如是則橘可貴也風土記名橘曰胡枾巴人有橘華中藏一叟語如是則橘可奇也瀟湘有橘鄉洞庭有橘里彭澤有橘市如是則橘可嘉也陸績懷橘而遺母李靖食橘以思兄如是則橘可以存孝弟李德裕作瑞橘賦張華作靈橘

歌如是則橘可以入文童李元有朱實似懸金之句沈休文有金衣非所惱之句劉禹錫以甘喻萍實寒比柘漿詠之則橘果爲異物也言其橘園則天崖散星宿也觀其橘實則木杪羅珠璣也所以呂眞人譬喻金丹色如朱橘吾今知橘如此也武夷之山冲佑之觀靜廉之堂有道士曰陳洪範字天錫號造齋者生平於琴書外多種橘吾意其所愛者非愛橘也蓋喜呂眞人譬喻金丹之意所以一堂風月滿林煙雨朝吟暮酌逍遙自居畢竟內有所養外有所玩造次顚沛常持一粒金丹則視七松五柳大不相侔其所居名橘隱不爲謬矣天錫之手神骨範如秋之未霜夜之正月水之曉綠山之春青平居暇日惟杜松門空四壁故可與溪山魚鳥爭清閑奪恬靜又可與松竹煙霞關魂爽戰滋味也吾所以喜天錫之意如此一旦請予發明橘隱之意普緱山僊子有詩曰修煉還丹苦不忘見甘橘青城丈人有詩曰幾回悞吞橘便欲昇雲天此皆古人托意之妙天錫所以隱乎橘者蓋又得緱山青城二君子之意矣況乎夜欲闌風

正清月皎皎猿一聲抱琴於橘林之濱豈無深深妙
妙之意於此時吾侑予以一曲曰橘成林橘成林一
畝白雲空翠深深空翠深中有僊翁抱一琴人誰知此
心以是可以見橘隱幾片滋味也

雲窩記

白玉蟾

武夷山一洞天也神僊有無或隱或顯昔者此地籙
鏗餌紫芝能乘風御氣神姥採黃术能呼風檄雨岩
夫張魏諸眞君男女得僊者十二輩不知向年中秋
之夕玉帝宴會孫也一盃既罷簫鼓回空當時諸君

霞佩霓裳俠飄然已僊矣後世有煉丹巖換骨巖者蓋
當時事也世傳止庵有李道士鳴亭峰有李鐵笛
毛竹洞有李磨鏡一李耶三李耶昇真洞下有張金
蟾鼓子峰頭有張草衣一張耶二張耶又如鼓樓巖
之詹霽巖之馮與夫先輩道士吳懷玉皆山中人見
之者動輒數鳳駕空浮葉泛水丹鬢綠髮行步如飛
或蛻形或尸解或遁或存使人歆慕之不可得耳語
者第相錯愕不謂千載之下僊蹟寥寥青草白雲
尚爾無恙猿啼鶴唳誠不忍聞驀而丹柾陳先生辟

穀不粒年已七八旬猶方瞳漆髮其顏猶童未知何許人而終日凝神不語與寢笑譚與常人異所附身僅一破衲一旦在乎五曲之間吟晦翁先生山高雲氣深之句平林烟雨尚如昨也於是誅茅代竹經營一廬目曰雲窩後倚大隱屏前望三教峰左則偃掌右則天柱面丹爐之石枕鐵象之巖龍之形虎之狀奇哉東距仁智堂西抵遊僊館皆百舉武松之青竹之翠草之綠也寒猿喚曉碧煌濛濛棲鵾催暮紫霞漠漠雲飛白花鳥放脆聲何泯山之蒼水之碧風又清月又白悄無人迹之地以人間一年比洞中一日亦不爲過噫眞樂足矣至於人亦廬廬亦人與溪山相忘與風月俱化則有紅鸞紫蜃青鳥白鶴之事丹樞先生知之

白玉蟾

棘隱庵記

丹樞先生結廬于武夷五曲之奧扃戶絕粒一日有女道人自東陽來訴所以求道之狀遂歷試以恬淡清苦寢語以風俗薄惡又言居巖谷之難女道人荅曰糲粒可以爲粥糜弊絺可以爲垢衣藜藿可以饗

楷柮可以煖但欲覓片地可以安茅茨無使雨我頭
無使霜我肌父母未生前寒暑何所思枯骨既火後
無復可訢饑山中已如此辦道亦所宜俄而道果成
鸞鶴滿空飛先生咲曰入道之難如窮猿投林叛道
之易如遊魚濯崖汝能終始吾何幸焉道人者劉妙
清于紅塵中作撑撐丈夫氣槩吾意其儻遊之夢禪
化之魂能矍然回觀返照把本來面目作自已本命
元辰也妙清亦作數椽棲附先生之廬名曰棘隱蓋
取何傿姑幽居山林間荆棘隱此身之句夫棘隱之
中其用心者何如哉吾知其淵然如蟄龍之未雷蛻
然如海鷗之正睡湛然如春空之不雲寂然如秋潭
之有月悠然如遊魚之曜藻瀟然如寒鴈之棲蘆爽
然如梧桐之晚風寥然如芭蕉之曉雨恍然如畫夢
之已醒勃然如暑浴之方起渙然如沈疴之脫體了
然如久訟之釋囚杳然如竹徑之夕陽的然如孤松
之夜雪冲然如耆叟之欲耄潰然如嬰兒之未孩安
然如海上之三山灑然如江心之萬頃悄然如平林
之初曉浩然如萬物之正春冷然如泛水之點萍渺

然如浮空之一葉恢然如剛刃之破竹連然如寸絲之繫石其爲妙也不可得而形容古人如張天師許旌陽之妻能飛昇而其女亦飛昇葛僊翁劉洞天師之妻能尸解而其女亦尸解與夫青城蕭氏王屋童氏霍童葛氏武夷胡氏李氏魚氏古今所傳簡冊所述則女僊信有之矣夫煉元修眞之士煉穀食爲精煉精爲血煉血爲髓煉髓爲氣煉氣爲神煉神爲道自非內有所養而外有所因則古今列女何以羽化登僊若是也

昇眞觀記

宋熊禾

武夷山闔之鎭也天下第十六名山是曰昇眞玄化洞天按舊記厥初有神星降曰聖姥子母二人始居此山又有神稱武夷君者三代以前越在要服固荒遠難証太極氣化其始也挺生一二至人以爲一方生民祖形化而後生類益衆則其間有材德絕異者衆皆臣服之以長其地故謂之君上古以來如姜源之棄簡狄之契與夫羿蜀未通之先蠶叢魚鳧杜宇開明載在傳記皆其類也又有世說王子騫城潼川時

有張湛劉景等及胡李魚氏四女子凡十二人實受
地爲祇後皆避秦而僊而武夷君幔亭之宴亦在巖
政之二年按閩地至秦始列爲郡時秦威虎視六合
震動英雄志業無所就稽眞於道而神其說於爲僊
意當時亦不但穀城桃源而已至漢武帝列在望秩
史稱祀以乾魚始築壇壝厥後歷代封表增立祠觀
唐天寶三年石刻後唐保大二年碑銘具存宋紹聖
二年觀錫額冲佑武夷君始有封號端平元年十三
僊亦列封焉凡祈雨暘則遣使緡金龍玉簡于洞靡
不響荅其大者則謂宋三朝聖君賢佐皆神瑞世之
應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利濟一方者此理之常而
得其氣之靈明英粹爲大聖大賢福澤天下者亦間
世而有獨其有功生人顯著而疊出則未有若武夷
者也載在祀典實甚宜冲佑之後有觀曰昇眞廼管
轄游宮道淵知觀江君妙靜妙正實始開山一日狀
觀之始末示余曰洞天在一曲天柱峰絕頂乃十三
僊遺蛻之地厲歲旱潦天子命公卿走四望則必之
焉而洞室阻邃壇宇弗修何以處祀事舊有道人某

始立道院余早慕四女僊之風願學太姥元君之道
屬漢嗣三十六代天師教法盛典遂請改觀額前建
太清殿後爲法堂堂上爲樓以居僊像殿之東南爲
通天臺門廡厨寮畢具費木石竹工役計緡錢幾
萬有奇經始巳巳之夏告成巳卯之冬斤觀之事悉
請于當路有司而後行上以祝天子萬壽下以利州
縣祈禱允爲僊聖之奥區蒼生之福地矣願屬余記
其事余以名山巨觀非當世名筆誰宜爲輒辭謝未
幾游君及江君俱上眞而管轄韓君妙潤申命以先

志得終辭也竊謂玄樸既散大化運行其至精至
粹至靈至異之炁浮于天者爲大清三光凝于地者
爲名山大川鍾其靈于人者爲志人高士人之一身
與天地相似無極太極吾其性二炁五行吾其體而
其中一點靈明炯然不昧則合性與知覺而謂之心
也彼冥然倥侗感于情役于氣肆欲戕眞與物俱腐
者固不足算已而所謂至人高士則氣完理具而此
心眞體妙用與造物者游不爲命世之聖賢以兼善
天下則必爲遺世之神僊以獨善其身文公講道武

夷力衛正學獨神僊一事不深詆谷神一章久視之要而參同契十三篇立命之秘也儒者正誼明道而不知養氣以爲之配則亦何所恃而獨立不懼也哉故孟子開其端而不及竟程子發其用而不敢洩者殆有以也余常謂偏言烝而失其本與專言理而乏其助者皆不謂之善學特其內外公私之辯不可不致其精爾余聞學自老氏其上者清淨無爲怡神養眞而其次則呼吸導引亦能固其筋體養其精氣傳寢久而術益工體玄入虛鍊眞陽合冲氣久之自能離形出神與道合眞于是有白日飛昇之說此其魂氣升天體魄降地之理特其養之深凝之固故超于冲漠者未即散而蛻于塵凡者亦未易朽耳或者附其說則謂血肉之軀果能生白日之羽翰而徑青冥之宮闕也以是明昇眞玄化之義其殆庶乎噫人之生也造則爲有化則爲無無者其眞有者其妄老氏之見達矣然大化之運循環無窮所謂一點靈明烟然不昧者在宇宙間幽則爲僊爲靈明則爲聖君爲賢輔視時屈伸與道消息蘇氏所謂參天地之化闔

盛衰之運者自灼然不可誣也羣儻列聖昭在森列
豈無憫下土生人之心復出而瑞斯世者乎余言足
徵則願誌之名山以俟後來者

朱文公書院記　　熊　禾

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世運升降之會
天必擬大聖大賢以當之者三綱五常之道所寄也
道有統羲軒邈矣陶虞氏迄今三十二甲辰孟子歷
序道統之傳爲帝爲王者千五百餘歲則堯舜禹之
於冀也湯尹之於亳也文武周公之於岐豐也自
是而下爲伯爲強者二千餘歲而所寄僅若此儒者
幾無以藉口於來世嗚呼微夫子六經則五帝三王
之道不傳微文公四書則夫子之道不著人心無所
爲主利欲持世庸有極乎七篇之終所以大聖人之
居而尚論其世者其獨無所感乎嗚呼由文公以來
又百有餘歲建考亭視魯闕里初名竹林精舍後更
滄洲宋理宗表章公學以公從祀廟庭始賜書院額
諸生世守其學不替蕞龍門方侯逢辰灼見斯道之統
有關於世運故於此重致意焉戊子侯爲郡判官始

克修復邑令古亶郭君美又從而增闢之乙巳侯同知南劍郡事道謁祠下顧謂諸生曰居巳完矣其盍有所養乎書院舊有田九十餘畝春秋祀猶不給侯捐田爲倡郭君適自北來議以克協諸名賢之冑與邦之士大夫翕然和之合爲五百畝有奇供祀之餘則以給師弟子廩膳名曰義學田初省府以公三世孫沂克書院山長既歿諸生諸曰世孫椿襲其職侯白之當路仍增置弟子員屬其事於邑簿汪君蒙且以書來曰養可以粗給矣而教之不可無師也謂禾

猶逮有聞俾與前貢士魏夢斗分教大小學蓋有甚欽然者既又屬禾記其事將何以爲辭重惟文公之學聖人全體大用之學也本之心身則爲德行舉而措之國家天下則爲事業其體有健順仁義中正之性其用有治教農禮刑兵之具其文則小學大學語孟中庸易詩書春秋三禮孝經圖書西銘義通鑑綱目近思錄等書學者學此而已今但知誦習公之文而體用公之學曾莫之究其得謂之善學乎矧曰體其全而用其大者乎公之在考亭也門人蔡氏淵嘗

言其晚年閒居於大本大原之地克養敦厚人有不得窺其際者蓋其喜怒哀樂之未發蚤聞師說於延平李先生體驗已熟雖其語學者非一端而敬貫動靜之旨則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嗚呼此古人授受心法也世之溺口耳之學何足以窺其微哉公之修三禮自家鄉至邦國王朝大綱小紀詳法畧則悉以屬之門人黃氏幹且曰如用之固當盡天地之變酌古今之宜而又通乎南北風氣損文就質以求其中可也使公之志克遂有王者作必來取法矣嗚呼古人爲治之大經大法平居既無素習一旦臨事惟小功近利是視生民亦何日而蒙至治之澤乎秦人絕學之後六經無完書文公四書方爲世大用此又非世運方興之一機乎誠能於此推原羲軒以來之說大明夫子祖述憲章之志上自辟雍下達庠序祀典教法一惟我文公之訓是式古人全體大用之學復行于天下其不自此始乎今公祀以文肅黃公幹配舊典也從以文簡劉氏爚文忠眞氏德秀建安武夷侖也我文公體用之學黃氏其庶幾

焉餘皆守公之道不二其侑公也實甚宜公以建炎庚戌生劍之尤溪父吏部韋齋先生仕國也公蘊經世大業屬權奸相繼用事鬱鬱不得展道學爲世大禁公與門人益務堅苦泊如也慶元庚申歿於考亭十年庚午殭塲事起又六十七年丙子宋亡公曾孫文公以死節著嗚呼大聖大賢之生其有關於天地之浚以死節著嗚呼大聖大賢之生其有關於天地之化盛衰之運者豈可以淺言哉夫子之六經不得行於再世而公之四書廼得彰著於當代公之身雖詘于時而公之道卒信於其後者天也過江來中州文獻欲盡自左丞韋懷許公衡倡明公學家誦其書人尊其道凡所以啟沃君心裁培相業以開治平之源者皆公餘澤也方侯創義學東平袁公壁適以臬事至閩訪求公後表浚之嗣子彬爲省長尤溪建安二書院奉韋齋及公祠又以考亭廼公舊宅懇懇爲諸生小學入門之要尤以師不立爲憂既而京華陳君公舉司文吳會爲胄監學徵藏書攷尋文獻且欲於此繼成公志以復六經古文爲屬誠鉅典也而必有竢天運循環無往不復欲觀周道舍魯何適正學一

脉亟起而迓續之則天地之心生民之命萬世之太平當於此乎在侯之功不亦遠乎侯世以德顯其仕閩以化爲政道南七書院皆其再造也考亭西北偏有山曰雲谷晦庵在焉侯亦爲之起廢汪君於山之麓爲門以識之凡公之墳宅悉從表樹焉庶幾知爲政之先務矣精舍創於紹興甲寅前堂後堂制甚樸寶慶乙酉邑令莆陽劉克莊始闢公祠今燕居廟則淳祐漕使眉山史侯季溫舊構也書院之更造惟公手創不敢改棟宇門廡煥然一新邑士劉爕實始終之義學之創興宋燮黃樞首師以聽華恭孫葉善夫趙宗旻旰江李廷玉與有謀焉而厚幣庀完堅茨以迄於成則虞子建劉實也賢勞皆可書時提調官總管燕山張仲儀教授三山黃文仲悉書石陰

宋祝穆

武夷山記

在崇安縣南三十里按神僊傳第十六昇眞元化洞天昔有神僊降此山曰武夷君予爲武夷君統錄地僊受館于此由是得名武夷志云周回百二十里凡峰巒巖石三十有六此外以名著者復不下十餘所古記云

昔有神降于山自稱武夷君後人因名曰武夷又云混沌初開有神星曰聖姥母子二人來居此山秦時號爲聖姥衆僊立爲皇太姥聖母又天台山玄虛老君華眞僊師遣第七子屬仁乘雲駕鶴遊歷此山銓敘地僊今稱控鶴僊人是也又云昔有張湛孫綽趙元奇彭令昭劉景顧思遠白石先生馬鳴生并胡氏李氏二魚氏三姓女子四人凡十二人同詣此山求道偕此魏王值魏王祭僊祈雨湛等獻詩僊人甚喜乃遣何鳳兒往天台山取僊籍檢視具載魏王子騫與張湛一行先於上薤飲酒過度觸犯黃元眞人謫居此山八百年後方得換骨歸天時僊人既見此籍各有姓名因語魏王等至八百年後可斫取黃心木爲函於小藏巖中冲化迄今存焉幔亭峰一名鐵佛幢古記云秦始皇二十年八月十五日武夷君致酒肴會鄉人於幔亭峰上初召男女二千餘人如期而往乃見山徑平坦虹梁駕空體輕心喜不覺其倦至山頂有幔亭緣屋玲瓏映隱前後左右可數百間就幔亭北壁中間設一寶牀謂之太極玉皇座北壁西廈

設一寶牀謂之魏眞人座北壁東廈設一寶牀謂之
武夷君座悉施紅雲袖紫霞褥初鄉人至幔亭外聞
擊鼓聲少頃空中有呼鄉人爲曾孫男由東序女由
西序進旣而聞讚者云汝等曾孫可拜又聞讚者云
命鼓師張安陵打引鼓趙元奇拍副鼓劉小禽坎鈐
鼓曾少重擺撥鼓喬智滿振嘈鼓高子春持短鼓管
師鮑公希吹橫笛板師何鳳兒拊節板於是東幄奏
賓雲左傔之曲吹命弦師董嬌娘彈坎篌謝英妃撫
長琴呂荷香憂圓鼓琴瑟管師黃次姑噪悲慄篳篥

秀淡鳴洞簫朱子娥運居巢笙金師羅妙容揮鏦銚
銅鈸於是西幄奏賓雲右傔之曲行酒進食百味珍
奇皆非世俗之所有乃令歌師彭令昭唱人間可哀
曲詞曰天上人間兮合會希日落西山兮夕鳥歸飛
百年一晌兮志與願違天宮咫尺兮恨不相隨歌罷
彩雲四合環珮人馬之音亘空而至俄而聞讚者云
曾孫可再拜而別乃下山則風雨暴至回顧山頂無
復一物但慈翠峭拔如初耳鄉人感幸因相與立祠
其山號同亭云天柱峰一名大王峰在武夷山東南

隅石壁上有室曰昇眞洞洞中有神僊蛻骨莫計其數室前有黃心木棧又有四木船兩兩相覆亦盛僊骸半桄室棧不墜不壞峰南一隅稜層三出可編梯級而上近峰之頂有天鑰湮絕頂有投龍洞洞門小而直下縋綆百二十丈乃可至水每朝家遣使投金龍玉簡之屬悉詣之峰上有嘉竹僊桁僊橘僊李僊荔枝之類蕭子開建安記巖石悉紅紫二色其石間有木碓聲簸籮箸什物昔魏王子騫於此得道有張湛等十二人偕謁魏王會大旱魏王置酒脯祭僊祈雨時控鶴僊人乘紫雲跨白馬從空而下大霈雨澤湛等獻詩云武夷山上武夷君白馬垂鞭入紫雲空裡只聞三奠酒龍潭波上雨霧霧僊掌巖巖面三處石紋紅潤如掌有瀑流界于僊掌學堂二山直下千尺僊機巖在武夷溪北水際巖上有石室石機杼猶在小藏巖在溪南下際無底之淵上亘升絕之壁中開數室皆插版木望之如機室中有罌圓者如斛方者如筒又有如盤如杵之狀者古記云昔有僊鶴棲鳴其間故又名僊鶴巖鼓樓巖在武夷溪北巖間有

樓其下四楹有路可以攀援而上舊記云是僊家鼓
樓旁有鼎竈換骨巖在幔亭峯北中巖一室平廣可
六七丈室前路斷數尺不可度舊有黃心木一根爲
橋不知年代而堅固不壞故世人得以造其間室內
有僊蛻九函又有四柱樓一所如世俗庋閣其上置
蛻函函中僊蛻皆質小而色紅相傳方外之士得道
尸解者悉於此巖換骨不獨武夷一洞天而已昇眞
洞在大王巖東隅石壁之上徐衍一室徑數丈而深
倍之中有雷文麕甌五盛僊蛻其一置石窖中不可
出窖口狹而東故也四甌列布窖外洞室之前悉以
黃心木縱橫爲棧若可通神僊往來者洞室之上又
有一穴橫插雙木爲橋修可三丈橋之西壁近在十
數武之內別開一罅方廣尺餘中有香爐藥鋪之屬
可望而不可親也洞室之下裂一隙其窮鼎存焉相
傳僊人煉丹之所此記已逸其末簡以和甫之才品足垂故錄之

元杜本

懷友軒記

余少時喜遊名山川聞武夷最勝而最遠常按圖指
畫擊几爲節詠九曲櫂歌想昔人之餘韻允謂不得

遂其願慕之心矣皇慶初元以御史大夫木公薦在京師獲托姓名於四方之士嘗張君伯起以童子科校書秘省景仁詹君亦辟掾三公府暇輒相從以問學切磋爲事景仁延世家武夷嘗極道其谿山高深環合千態萬狀有終身不得窮其趣者焉而先世有田數十區有書數百卷足爲賓友之具以徜徉乎其間得無有意於斯乎余聞識之於延祐間景仁出貳浙東憲幕伯起亦佐郡三山余以微言忤執事之臣書不報而去乃能挾册山中償夙所願者蓋二君之力也雖欲結茅谿濱而山石犖确自非僊人道士餐霞茹芝乘風馭氣者罕得居之遂泝流而至星村則開廓平衍有詹氏之故居然與市井相淆綜又泝流而爲建峰皆良田水竹有類嵩邙鄠穀之間稍憩息南湖之履堂始遇一儒者與叙語欣然若故人周行未五里許平川廓然問之百年榛莽矣自九曲至是僅半舍而游者已罕至然水益深緩山益磅礴其西南諸峰峻絶出霄漢其最峭拔者爲雲巖雲氣起伏其下鄉人於此候雨暘焉天高氣肅皆一登望間

江之左右浙之東西三山海日七閩煙霧皆隱約于
指顧間武夷諸峰並列其下巖巒林壑澗谷洲渚泉
池潭洞層見疊出不可致詰無不稱觀者焉余顧而
樂之景仁遂贖其榛莽之地劃薙而藝植之擬卜居
而予之寓舍又得弗地而蕃之植兩楹爲軒戶牖簡
樸藏修遊息在焉然每一俯仰之際輒思平生所與
交者皆海内名士或道德之高深或文章之雄雅或
政事之明達或翰墨之神奇或節操之堅峻或信義
之昭白或譚論之流綜或考覈之精審或出處之愼
重或神情之閒曠乃皆在於神京大府湖江之外不
得相覩以成其志寧不有所思耶尚幸舊有藏書朝
夕挍玩蓋六經載聖人之道與夫百家子史所錄開
極以來明聖之君忠良孝義貞節之士酷
虐貪穢之吏是非善惡之跡以及天官地志禮樂制
度律曆名數龜筮醫方營繕種藝方言野錄僊佛變
化之事附以崖鐫野刻塔寺宮廟彝鼎桂石井臼墟
墓詭異之辭悉次於是庶開卷而有得亦可謂益者

之友則雖親舊之交遠江海之迹疎然神會於文字之間猶能友於千古況同一寰宇而並世者哉因輯其詞翰列氏名而記之其出處存歿雖異然余之所慕者不在於斯也

清徵太和宮記　元虞　集

神僊家擇地以自居據高險則乏寬平就夷曠則多緩弱故陶隱居之流著登眞之訣以得地爲急務也武夷之山其水九曲層林疊巘巉巖奇累秀跬步轉移萬態億狀引舟濯纓清徹心骨精神之聚特在十餘里之間東際天柱而上遡迴從之而桑麻平川九曲盡矣清徵太和宮在焉始建宮者彭君隱空也隱空有道術爲人所歸行省參政魏天祐僉憲張天翼府判毋逢辰尤所尊禮其同學門人子弟多材智足以有餘以成其名得詹氏程氏范氏支氏發其私財以相隱空之作室也良材巨木在上流山谷中水多灣磯久莫能致一夕大雹雨乘流而至殆神助焉乃作寥陽之殿又有佗殿以奉玄帝武夷十二僊有修庵洞房以祠羣神有兩閣以棲鐘鼓右曰大音右曰朝

元有道紀之堂以宣法要有清虛之堂以居主者有雲堂以容衆有齋堂以會食庖庫衆物之藏賓客往來之館莫不具備有都宮之門以謹出入謂之和陽道院嗣漢二十八代天師更署曰清徵太和宮美其構而大其名也經始於至元戊子至延祐庚申而成功又五年而隱空殁則泰定甲子之三月也棺而斂之瘞諸宮側宮中道士甲乙相傳名以別之以元洞太乙正道常存爲次後十八年屬予作文以記之者則住持提點彭洞源焚修提點詹洞中提舉羅洞文副宮江洞德知事江洞淵皆隱空之再傳也奉書以來者羅洞文覃懷人也幼來茲山今老矣按武夷山圖指其地以見示慨然文公先生之舊游而知隱空作宮得其所也隱空諱日隆崇安人洞文言隱空蓋彭祖之後云予聞而駭焉則出昔人白君玉蟾止止庵記以相示蟾云彭祖者錢鏐也即所謂商賢大夫老彭得封彭城故曰彭有子曰武曰夷既而來隱此山是以名武夷之山徵信于古書昔代遐漠莫得其說且云彭祖七百七十七歲而終惟武與夷幾歲昔

所生子也其必有所稽乎或云隱空少奇俊稍長學
僊能飛步武夷諸峰不攀危險人望之以爲僊今武
夷山中玉蟾所記有晉人婁師鍾唐人薛邴宋人李
陶眞李鐵笛李磨鏡等求其遺跡於山石間不得其
彷彿所謂止止庵者蓋披荆榛數日而後得其遺址
里人詹琰夫爲營構之玉蟾不能久居而去大隱屏
之巔僊都道士趙嗣祺亦常結庵其上謂之天游道
院趙君吾故人也後游京師濡跡塵間不復能歸然
則隱空太和之作能舠大而持久甚不可以無記也

故爲之記

重修武夷書院記

明丘 錫

昔文公朱夫子於宋淳熙之十年辭使節於江東遂
賦祿祠官作精舍於武夷之五曲大隱屏之下與門
人讀書講道其中文公之繼往哲開來學之心至矣
盡矣精舍則紫川韓元吉記之詳矣淳祐元年文公
封徽國公從祀於文廟咸淳四年命有司廣其精舍
建古心堂於其外元季兵燹鞠爲茂卉我 朝之有
天下有司不以爲意先生八世孫洵與澍慨然以繼

承爲志適值　朝廷復其家洵澍各出家資重建精舍經始於正統戊辰五月初三日落成於本年八月二十二日依考亭書院制仁智堂則立文公神主以文肅黃公幹文節蔡公季通文簡劉公爚文忠眞公德秀配饗左廡仍扁曰隱求右廡仍扁曰止宿前爲廳扁曰武夷書院門庭齋館以漸而立洵澍兄弟以予嘗兩預　朝廷纂修而於文公諸書備見遂托以記其事昔勿軒熊公之記考亭書院有曰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亦道統之意眞萬世之確論也予何人斯敢當其所托乎竊惟道之大原出於天而賦於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篤生大聖大賢俾之以斯道而覺斯人庶乎有以全其天之所賦行其率性之道立身於天地之間而無媿於天地之心者也若吾夫子於群聖之經則刪之定之贊之述之而爲集群聖之大成者也文公於諸儒之書則取之去之考之正之而爲集諸儒之大成者也夫子以前之群聖行斯道於當時而夫子則述之於後世者也文公以前之諸儒亦明斯道於當時而文公則傳之

後世者也斯道之明也猶斯道之行也非有功於人而實有功於天地也今洵澍兄弟於書院出財力而能重建焉則其尊祖敬宗之心繼志述事之孝亦可嘉也已後之人能致其高山景行之思而修之治之則書院之在五曲者豈不與武夷山川同其悠久乎遂書其大槩以示來者

重修武夷書院記

王遂

國初學校未立而四書院已興名卿賢相多出其中學之不可一日廢如此慶曆間詔州縣置學來游日衆孔孟之後傳說四起盈目而不流塞耳而不決者歷千八百年周程張朱核而剔之尊本朝安中國爲功甚大士生是時始得其學而又得其所以學三代而下未有盛於此者也白鹿嶽麓東湖象山考亭建寧莫不有書院而武夷諸峰山水清美神僊之窟宅隱君子之盤旋作爲精舍昔者胡劉之問難朱子之講學諸生不遠千里而聚首執簡以寫天地之秘以發鬼神之賾皆在於此而大屏如故九曲猶在徒爲漁夫樵子之觀玩學士諸生固已隨其所學而解散

矣仁智有堂寒棲有館既已荒苔宿草蔽蔭而蒙葺一言之教人誨於身者獨以爲萬世之所宗仰季子侍郎在冢孫郎中鑑動來學之思懷官堂之念因精舍之舊葺治而廣大之士人能蒙正樸茂而恬靖不妄納交因委其居守又詹樞好學而粹於文不苟於科第就命之講說崇安後進欣然從之游前使者潘公友文彭公方撥公田以食之今大夫陳公樵子捐俸金植大其規模以養以晦寒暑不替遂命致錢酒以饋欲走山中以觀五曲之勝而未能也夫虹橋幔亭固騷人逸士之所動心而四經十傳志得意悟乃於山林有取焉何哉爵祿軒冕非聰聞臆見之能及游心於獨觀理於妙必有出於耳目思慮之表遂老矣不能起文公於既往質平生之所疑願與里之後生誦詩讀書以博其所未至或者天子賜歸翔翔山中得以觀挹道德窮載而歸是非大夫崇尚之意歟精舍立於淳熙癸卯修於淳祐甲辰爲之者知縣陳君樵子佐之者熊蒙正詹樞云

九峰書院記

明費宏

武夷二曲之内故有堂曰詠歸四根玉女太王鋏板
獅子諸巖岫之勝蓋九峰蔡先生之子參知政事文
肅公因祖父藏修之舊而堂搆焉者也自宋迄今三
百有餘年遺址僅存鞠爲茂卿先生之十世孫司訓
琪嘗慨然有志興復顧其力弗逮也正德癸酉之冬
寓書京師以其事懇適臺察張君廷賓出按八閩宏
以琪意謀之張君曰此崇儒急務也吾其敢辭至則
屬建南分守彭君師舜分巡胡君時振蔡君咸之相
與圖之經始于乙亥季冬會巡按胡君士寧繼至謀

諸學憲姚公英之又助以罰鍰若干越明年丙子八
月工乃告訖其中爲堂三間以奉安先生之像旁爲
廡各數楹左以延戾止之客而右以處子孫之居守
者焉其前爲門門之楣顏曰九峰書院詠歸之故於
是乎鼎新矣嗣是以巡按至者若周君文儀則給官
田若干畝以佐歲嘗祭祀之需若沈君文燦則給門
者一人以供朝夕掃除之役時少參魏君喬儀僉憲
蕭君必克及同府姜君夢賓皆協心贊決移縣遵行
期于久而不替而琪又慮文不足徵無以彰諸君之

矣見興復之難而示其子孫以係終之訓也乃復即宏而告焉宏嘗竊聞之斯道之在天下必有托而後傳所謂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周公載諸虞夏商周之書渾渾焉灝灝焉噩噩焉蓋尤明著而詳備也慨自夫子沒而微言絶斯道晦蝕遂失其傳我文公朱子訓傳諸經以遠紹群聖人之統獨書傳晚未及成環眡門人不可付者乃屬之先生先生親承師指攷序文之誤訂諸家之說以明發二帝三王爲治之心洪範洛誥秦誓諸篇往往有前人所未及者則其列翼斯道之功顧不偉歟今經筵之勸講科舉之取士於書皆主茲傳而廟廷之從祀爵邑之追封亦可謂隆且重矣顧講學藏修之地榛蕪未剪蘚藻未潔墨池筆塚埋沒於荒煙白露之中宜珙之所爲動喟而不能已也然非諸君子有崇儒重道之誠殆將以彌文末務視之珙雖呼號焉而莫之恤欲復前規於久湮之後豈不誠難乎哉大都秉彝好德人心所同有觸其端未有不油然而興起者今遺跡既著過者必式焉輪奐之加美俎豆之

加崇又安知其不有異於今日也爲先生之子孫者其尚來游來歌讀先生之遺書進德修業勉勉不怠以延世澤以爲儒族之光斯不負諸君子崇重之意其亦琪之志乎

三友堂記

耿定力

三友堂在天游峯最高處上饒鄭子豐城李子暨余三人同官于閩庚同志同故名三友鄭子冲夷玄遠李子慷慨直諒皆雅負當世才善譚名理余所不及然二子不余棄也先是李子捐月俸構堂列三人者姓名迨余遊九曲鄭子寓書勉以內照夫以我觀物物物皆我離境索照照照照者誰鄭子必有味乎其言之也鄭子時佩諸道印簿書冗午剸割有餘閑意儻倀如也李子業已挂冠武夷歸問雙劍故處余不佞茲將二三子遡延津上幔亭言念兩君不勝河山之感不暇卜劍合何年矣嗟夫昔人指松竹梅爲三友今孤壑聳巖亭亭獨上其豐城大夫耶乃鄭使君猗好修君子揮麈課玄清風時來襲人不佞婆娑髮雪侵矣歸向楚黃萬山中種梅數株稱和靖後身差

不辱兩君子且以謝山靈云爾堂前有亭爲余鄉周
柳塘先生所創銅城張子重葺之亦吾友也

養恬庵記

吳中立

武夷山之九曲溪流入崇安之大溪遡流而上五里
許有杜轄巖焉背幔亭面水簾左天心右赤石巖壁
週遭若城郭之渾成若垣墅之天設扃固邃密窅然
遺世絕塵之境僅啟一竇以通門徑不容車馬之往
來故曰杜轄巖巖之中有下洞上洞由石門進不數
武懸崖千仞垂突嵌空風雨不侵凡囂不進高眞燕
集之都是爲下洞爰名會僊由茲登躡石磴盤折鳥
道縈紆竹樹交陰流泉汪汪嶽然獒峙爲飛霞巖翠
然聯亘爲藏眞島羣峰羅列其傍若蹲若踞若翔若
舞若面而趨若拱而立千奇萬狀會不可以數計前
有山川迤邐環繞于襟抱間舉遠近山川之秀略爲
茲巖所有是爲上洞爰名小有宛而言之下洞外實
而中虛上洞內狹而外曠下洞平衍而深藏上洞峻
絕而軒朗下洞有閾戶爲坤之象上洞有闢戶爲乾
之象蓋一山之中而舒斂殊機潛見異用如此余凡

躭山水志慕清眞懼宦海之易沈慨浮生之暫寄甫登甲第卽疏丐歸棲遲九曲之濱思支卮茅以終隱顧武夷之名勝甲天下宦轍經游絡繹不絕非息機遐遁之區我儀圖之其必有大隱無名爲洞天之別業者乎歲巳卯邂逅全眞道人程始陽譚玄剔秘相携入杜轄巖夷游周睇噱然長嘆曰有是哉有是哉太樸猶完鴻濛未鑿含輝匿景以待象罔之求其茲山之謂乎余與子可以偕老於此矣遂庳材鳩工載經載營建會僊樓于下洞覆巖爲宇翎水爲渠本自化工參以人力習靜樓觀景會神爽虛籟靈音晝夜交徹樓之下爲屋三間中奏神明傍棲雲水建呂僊亭於上洞因石爲龕以安僊像幔亭峰列屏于後香爐峰卓案于前朝焯夕霭起自爐中瑞光聖燈閃爍空際殆天然香火也夾以蝸室是爲靜圍還元返虛超無色界亭之左腋爲草樓爲飛閣可以坐隱可以臥游逸興發時舉太和觴揮陽春調飄飄然羽化登僊矣亭之右逕有石几凳石碁枰沿廻巖穴間輒有清莎綠蒲堪以蔬息東旭西暉以賓以祖俯挹丈人

峰桃花滿樹醺然如對赤城也飛霞巖之測滌炊具別爲朝餐所不欲近煙火氣白雲深處設重關別二洞也妙哉創乎始事于萬曆巳卯之夏落成於庚辰之冬凡所營構胥自始陽道力古德云境靜心閒乃可入道余爰處以來塵累日消恬澹日就境頤神神頤境養之時義大矣遂冠之曰養恬庵書而記之

明陳省

研易臺記

研易臺者余雲窩記所謂西北石洞廣可坐百人白雲出沒處也洞夾兩石之間茂樹蓊翳微風從洞出氣凜冽六月無暑皆有巨石如屏石傍有鐘累磴而上接以木梯石頂架小閣深丈五尺廣狹如石後設門前爲檻余置几讀易其中因名曰研易臺云客曰旨哉先生之名臺也先生相陰度陽玩辭明占止而爲民虛而爲咸備物致用各居其方藥有臼茶有竈釀泉積薪鼎遝者作先生得易之精乎余曰未也客曰先生坐閣上觀日月之出入雲物之往來魚鳥之上下溪流之消長景物紛紜倏忽移易籧篨冠藜杖卷舒惟時醉咏嘯歌動止不居先生得易之變乎余曰

未也客曰蓁莽崎嶇混混冥冥陂者以平闢者以增鑿石架木上下縱橫本無忽有孰爲推行先生得易之神乎余曰未也客逡巡避席曰小子從游潛心茲理先生於易洞究厥旨今曰未也敢問所以余曰余知易乎哉余未有以告子也子所言者羲文周孔四氏之糟粕也太始爲虛糠粃匪物精變神化孰者皆妄吾惡得而知之子惡得而聽之子歸休乎余將退藏於此假數年而學之而强以研易名臺也余知易乎哉余未有以告子也於是乎記

謝洞記

明董應舉

凡洞以石勝處勢高者尤奇然未有斲雲膚劑石腹橫絕天際側窺日月如謝洞之奇者謝洞在武夷入曲三仰峯之南阻深幽邃絕地千尺峙齊雲翼天壺鼓子諸峯竅穴高下傾側穿受猿猱所宮一種茶者迹之以告山人謝智智曰是何施吾巧乃躡虛窮境召工開鑿高高下下因勢搆設爲洞二而最上一圓洞其規如月牖明吐陰景光吞射廣寒清虛不在天上予從八曲溪中望而異之疑鬼物所爲殆鑿船機

巖類耶不然何以能憑空建立或曰此爲謝山人洞
遂從輿夫紆折盤上騰峻凌險行于木杪極西而抵
其阯緣絙下視鳥墜雲委驚顧詫躍謂是儷游于是
宿其最上洞者四日留而不能去命曰月窟名其下
曰雲巢予謂謝智道以自然爲宗子之琢削乃及于
巖谷智笑而應曰修道以仁予韙其言故記之智年
十二而孤長齋至長嘗學玄于葉道者學醫于黃生
學致良于王龍溪錢緒山學禪于萬雲陽最後學止
修于李見羅見羅名其洞爲涵翠洞吾家叔會會修
業于此故知謝智爲詳智貌活水人呼爲活水洞

純陽祠記

明葛寅亮

往予入閩爲探武夷之勝躡天游斬然陡絕下臨萬
仞接笋三峰巍峩卓立于前千巒擁翠九曲環碧凭
欄極目飄然有遺世獨立之想因念諸儷中能度世
者惟純陽最欲祀於此而龔宇塵隘計須改拓北至
三山日以濟河踉蹌泥濘中無暇復理前緒偶武夷
諸生爲予說經有省築書院于茲山而汰引分闢訖
可小惕民亦恊志焉予聞悉然懷愧亟止之則已庀

材鳩工有成績矣乃議改建天游而祀純陽子于上以成子不居之意夫純陽子爲唐進士曾令潯陽棄官入道脫屣塵寰之外而予鶏肋一官尚纓轏鏁其可涸此名勝而不以居至人哉蓋其神揮斥八極而度世應化每落人間藉茲瑤島在目武夷君爲紹倘亦翩然戾止而來游來憩乎予生平不喜作自了漢亦于宰官中欲行度世事而自度未能祇覺履茲勝地瞻彼哲人爲之憬然而繫想也乃諸生猶以初念不可泯欲肖予于後室予業以莊苒風塵望山靈而遜謝矣慮或別有祈嚮者丹堊之飾併爲置之其敢曰鴈子可教也而請從而後乎

王文成公祠記

葛寅亮

昔陽明先生之謫龍場也緜間道浮海入閩因遊武夷有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之句故茲山有先生故蹟焉夫武夷爲神僊之居遺蛻猶在儒者以爲恠誕不道而詎知通天地人曰儒造化鬼神應無不了徹而豈得隅見自封駭所不經見以爲恠若先生入室禪宗闢壇儒學世出世法幾於一之而

浮海一詠聊以露同得喪齊死生之槩焉耳予每讀
先生書低徊嚮往願爲執鞭而無從茲武夷諸生以
予天游之生祠改祀純陽也復另建祠於接笋峯下
予仍爲撤去改建文成祠嗟乎丹山碧水多爲俗士
駕所點惟先生險夷一視有若僊踪之蟬蛻焉者以
先生居此諸十三僊侶必翩翩攜手入林而不爲北
山之移矣予蒙擢過此落成瞻謁復置田設守祠生
爲垂久計而捐資襄事則崇安傅尹崇中及諸生吳
踳祠生游光祖也

洪源書堂記

明許天錫

洪源書堂乃朱勿軒先生熊禾所建在五曲晚對峰
之左蓋寓仰止之思云先生受學于文公之門人輔
氏早陟巍科銳志經濟不幸而中州陸沈夷居閩位
先生遂高不仕之節大懼三千六百年以來之天理
民彝一旦澌滅日與其徒尋考亭洙泗之淵源當時
名士若胡庭芳詹君履輩多從之遊友朋雲集嘗誦
其別諸友詩云斯文一縷千鈞目我輩三綱五典身
日邁月征各珍重幾多疎缺待彌綸則先生擔當繼

徃開來之力量豈減子輿之弘毅哉當時大學之道不明人皆佚正而好徑談性命者入異端論事功者趨吏術文工詩詞而學務記誦先生屢見諸慨嘆矣故力以全體大用之理發人之覆而祝人之趨四書則有標題三禮則有考異春秋有論孝經有序小學有解諸凡著述非所以羽翼文公之傳註而行於世者哉又以道學之不明由典祀之不明也黜邵馬而定五賢之祠別配享而正孔廟之儀斷自一心而百世不能易不尤大有功于道統乎先生之於輔氏誠有功于朱子知言哉我聖朝方褒揚徃哲以激勵後學則先生之獲尊崇其廟貌豐潔其禋嘗是曰允宜遂爲之記

武夷游記

明江　瓘

嘉靖庚申夏四月予弟珍自信州致書謂此邦多名勝且容通武夷予神意飛動遂戒輿夫冒雨而行抵玉山舍輿而舟至信城入郡署弟驩甚既屢日予問武夷程弟曰十舍耳由鉛山抵車盤入分水踰大安

衝泥冒雨至崇安令尹王君命一椽裹糧隨行乃出
城三里許入建溪登舟時新漲方落溪水靚深清瀨
急湍柳堤篠岅村墟歷歷遠近映帶三十里而止乃
九溪西出與大溪合處有道士三人迎日自此至萬
年宮可里許當呼小舟入曲也緩步溪徑松翠侵衣
將入宮古木蒼然逕道紆衍榜曰天下名山第一稍
北爲望僊橋橋北爲冲祐萬年宮有漢祀賓雲二亭
拜章臺三清殿玉皇閣閣下列十三僊後爲法堂左
爲方丈碑碣森立詩刻盈壁日亭午飡罷出宮沿岸
百餘武入溪由一曲顧水光石望幔亭峰鏖蒼翠如
畫下有九峰書院頹敝高翟蒙茸弗及造乃沂二曲
鋏板巉峭玉女差肩虎嘯凌霄諸如粧鏡之臺小藏
之巖翰墨之石皆列溪左右四顧氤氳丹光浮動溪
右巨石突立中豁若斧劈然相傳昔控鶴僊人試劍
于斯誕不足信有宋題刻布滿石上蘚蝕不可讀下
有小九曲榜人進艇還遶一回予與灑然一觴一詠
而從者莫知也復遡流而轉仰瞻懸崖萬仞枯查縱
橫插石罅間庋一小舟歲久不朽朱子謂上世道阻

未通川壅未決時夷落所居而漢祀者即其君長蓋
亦避世之士生爲衆所臣服沒而傳以爲僊也理或
然與四曲峭壁衍開木板亂插如機杼曰僊機巖溪
左一石飛聳欲墜入溪曰釣魚臺峻壁陡絕上有數
竇皆橫插木板望之如棧中列陶器如筦如筒如爐
如鼎又有僊蜕數函高下重疊歷歷可數有傘蓋旗
旛竪其側蓋土人祈禱酬賽之具人跡莫能達何由
致之皆異觀也半壁外隘中宏木篠縱橫如鷄栖狀
相傳常有僊鷄鳴其上曰金鷄洞乘流而亂灘瀨縈

迴夕陽湧金蒼崖浮碧至五曲橡曰此峪有伏羲洞
顧蛇徑鳥道岌嶪人跡罕至榛棘翳薈莫能徃也因
陟沙岸穿松篁可百步許入紫陽精舍謁文公遺像
仰瞻大隱屏接筆峰峭立雲表披榛覓徑乘小兜羊
腸逶迤碕險處輒下步半里許達峰麓掾曰上有二
道人居之壁巖巖立有巨木修階倚巖壁遂乘躡之
階凡二接始及徑四布牒牒掾頰地少休經徑折數
步入小木門石壁峻峭徑忽斷有鐵鏁橫綴崖腹亘
七丈所鑿久徑以托足從者二人先予躍然握鏁寸

進之心甚戒弗敢俯視鑠窮箕踞盤石猶膽悼神懼不自禁復杖策躡磴屈曲盤折百餘級始及道人所棲曰玉華巖巖深可丈餘高廣倍之白雲蒼霧生滅無時泉飛風樹聲協絲竹道人揮麈而出眉宇疎秀神采曄然號曰麗陽子坐有間曰峰之巔有道友盍訪諸復杖策攀躋里許達之夷處帶土種蔬葵瓜蔓菴宇三楹四壁蕭然曼異人世道人出揖延入坐不出一語從者出蔬食道人亦同茹宴坐移時天風謬謬禽鳥絕聞昔人謂山深無鳥聲信哉復枉杖下至

玉華巖道人供黃精乾餱分啖之接竹引泉淪茗殊雀抵掌荒落浮蜉蟬蛻與余言導引事甚悉且曰人世多放不干幻心障礙何由入道余頷謝之向夕假榻窩中篝燈趺坐道人曰子棲此歷三閏矣然未嘗宿客也予笑曰此某前生榻直借君耳道人曰浮生逆旅光陰過客何物非借何寓非虛今吾喪我矣君尚識故吾耶對坐兀兀達旦下山道人並攀鐵鑠及階乃別予面階而下至欞仰瞻道人如在霄漢臨風頂禮而已循故道出掾曰從茲數里可達天游乃肩

興入峪蒼松夾徑雲陰藉襟微雨如絲幽禽逐蓋頃復開霽乍步乍興踰岡躋峴乃歷平夷清流一礀松竹成列若聞鷄犬聲忽暮髯老人撚香出迎遂登天游觀一覽亭前有嘯傲堂空曠高爽隱屏立其間僊掌翼其後千巖萬壑俱入指顧高下起伏若翠濤澎湃出沒煙嵐縈青繚白頃刻異狀令人氣紓神發脩然有憑虛御風之想頃雨復作退觀殿宇幽邃詩偈滿壁皆麗陽子所題假寐丹房覺夢俱忘已復開朗松風颼然沿故徑而降抵岸入舟回矚隱屏僊掌天游

迴在雲際矣六曲三山聳翠若舉首企仰然曰三仰峰中有洞曰碧霄相傳白玉蟾丹竈猶存七曲丹井棋石背逶迤指遐想無側足之徑不可得而窮焉轉八曲巨崖陡絕兩峯屹立上有石如鼓曰鼓子峯峰南絕壁有吳公洞外臨中敞藏僊蛻數函亦無徑可達也榜人曰游人多至此而返蓋此外鮮勝耳予曰登山可陟其巔觀水必窮其源何惜此數篙之力哉復捩拖疾而進山勢開豁水面平廣不類前曲之奇崛而三教齊雲諸峯高矗雲際毛竹百花丘公洞諸

巖樵人時聞儽樂之音亦非凡界也已而頹然在山
落霞射水廻桡洗爵掇藻搴蘅和晦翁棹歌十章溪
光樹色窈窕微茫復入萬年宮大雨如注託宿張鍊
師丹室拂曙起登大王峯過止庵謁白玉蟾輿行
半里許崎嶇榛塞草長過人跼蹐披拂而往經儽鶴
巖霜翎朱頂宛然如繪有飄泉若飛絮縹緲游空而
下予題其巖曰萬峯晴雪又里許豁然徑斷有巨木
階倚懸崖斷峽間張顧子曰此第一洞天也張先予
躡之階窮處其旁爲張儽巖巖可二丈張儽坐化玉
體在焉跏趺而坐右顧子舉觴揖而酹之班荊環坐
小飲移時仰睇巖嶅雜樹倒懸斜倚棲煙霏雲俛矚
谿谷則平楚阡陌不可辨倚巖木梯復數十仞張曰
登此可至絕頂昇眞觀也飛泉灑灑下與酬欲登掾
曰積溜梯滑毋冒險也予乃露頂短褐芒鞋與延安
相趾攀援閒聽一視不避露濕見峭壁萬年松蒼繡
可愛呼從者越險而擷之步稍歇前趾已遠望之如
乘雲空中梯窮處兩木橫閣巖罅上布數板延安立
板上乃援之而昇有石門頗隘側其身入忽見兩崖

開敞夷曠嘉樹美箭葱蒨芬芳予曰此小蓬萊也緣
磴復升迤邐漸高有石池長可七尺深廣半之瑩徹
可鑑毛髮稱天鑑者是也復躋數十步平坦可半畝
新構數楹窗櫺未完所謂升眞觀也蓋廢而復興張
言羽流居者曾盛于昔今觀宇雖創而鮮人迹荒凉
無養故爾折址絶巘爲禮斗臺上哆下縮萬山羅立
如丘垤飛鳥皆視其背煙蕪雲樹濺濺隱見建水東
迤蜿蜒如帶浩歌楚詞聲應巖谷飄飄乎若與子驀
張滌等接于物外嗟嗟亦奇哉廷安曰萬峯之巔更
有洞厥口窄小而深不可測垂綆百餘丈方及水以
小石投之其響激越良久乃已宋乾興癸酉間遣使
降香投金龍玉簡于中曰投龍洞時新雨後石壁溜
淙淙下莫能攀也少憩忽陰風勁甚不可留促步而
下不踰時及麓飯萬年宮乃還崇安王令君復來曰
茲行冒險窮輿亦云奇矣仍遣水簾之景未探也此
溪雪景殊佳玄冬能重來乎明發出城二宿抵鉛山
從者曰日晡矣聞有普陀巖違此二里許餘興不可
賈乎予頷之逶迤間見平地突起繚崖髣髴飛來峰

中有一罅明透日影流光傍有泉滴瀝畫中可安几
席乃坐飲數觥倏滃雲釀雨明處寖暗雨霏霏灑席
張蓋而飲因思武夷之勝半生夢寐顛毛種種始獲
一償乃徵靈僊窟宅洞天福地亦係乎緣分之至與
不至非偶然也郤謊謂山行洗盡五年塵土腸胃予
於此行亦云

武夷記

明吳拭

山與水相映發者武夷匡廬耳匡廬水在山外武夷
水在山中匡廬雖峙江湖浩蕩間終是主客相偶不
能盡發其與武夷則清溪九曲流出其中凡一石一
木皆相映左右是以武夷可以舟游匡廬必須杖履
兩山者必欲兼之而後可不則願從武夷也何則蓋
余欲耽足於意目之所能受人苦不足我乃厭餘耳
故游而復述之以補人情缺陷

武夷余夢寐往焉庚申冬自虎林取三衢道水陸兼
馳十四日至溫嶺夜大雪明日乍霽從江亭買舟三
十里進武夷溪登冲祐觀訪道士冷因之因之導余
謁三清殿殿制之宏倣視拜章臺後爲賓雲亭穹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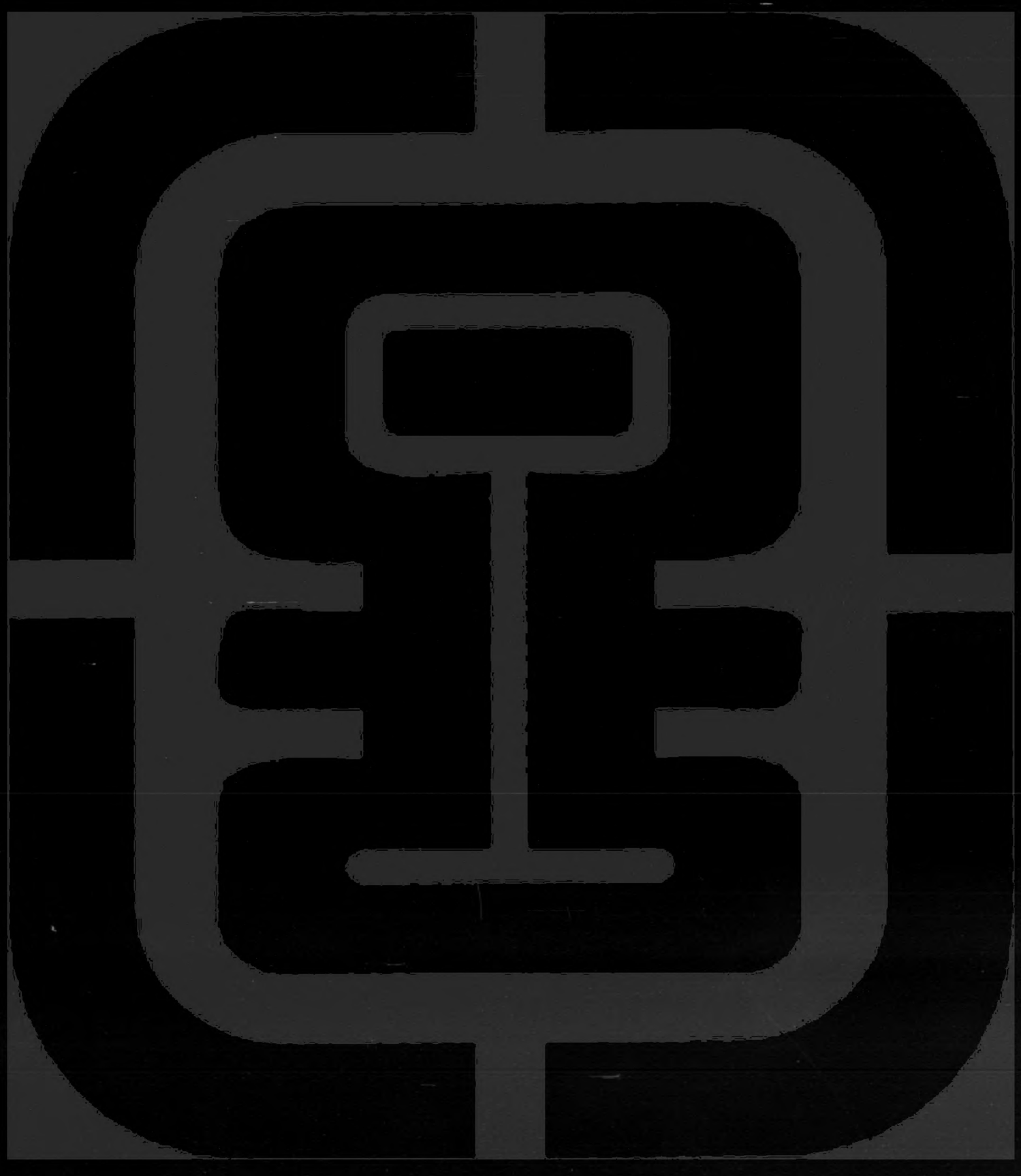
林立又後爲玉皇閣宋理宗所賜玉簡在焉從二門
度堅僊橋蒼松夾道平逵如掌而山脉遠發於小阜
則昔之同亭處令爲會眞廟阜之下人家落落散不
成村其曾孫苗裔乎日漸薄仰見青霞兩朶混值鴻
濛白雲游其腰紅日射其下因之曰此大王幔亭二
峯也剎那間兩峰如阿閃佛遂不再見而余即以襆
被寄頓廟中詰旦命舟因之偕焉從一曲望隗鏊峰
屹勢壓人覺東南獅子諸峯皆群伏莫敢仰視右爲
鐵板嶂絆碧競疊拓開甚麗直下爲止庵則木稀
岡磨及至玉女峰北折爲二曲始覺有異幽谿一掌
前後若塞兩壁撐天大槩似峽中南折觀僊船巖巖
受船處虛插嵯峨奇不倚石移舟登水樂石薄曦灑
影微颸自瀾衆籌改容鳴泉瀧瀧左折至大藏峰前
後對峙諸山日金鷄洞洞下曰臥龍潭堆螺刺筍現
詭靚媚過更衣臺歷玉華天柱晚對諸峯如圍萬戟
中妍恠豐瘦轉棹殊態又泊平林渡謁文公祠祠負
大隱屏一脉直抜獨抱蓊鬱而北戶距雲窩僅數百
武遂捨舟從磴道仰觀接笋卓上無端蒨潤飛動其

下崖石刻露或懸而墜或削而擎仰矗俯檻如嵌板
屋倚石作垣柴扉不設而雲窩賓雲之堂左次矣林
景欲昏夕陰下地月色漸從溪上來呼酒數酌復登
舟西折過七曲得巖三石二蒼屏天壺三仰諸峯皆
掠鏡擢鬟夜來婵人及比折百花巖經鼓子竝蓮花
諸峯寒猿叫影空霧濛濛宿鳥驚光威霜肅肅乃折
上芙蓉灘是爲九曲忽霜風凄緊不能進因之指白
煙一帶日毛竹洞指漁燈一點日齊雲峰遂返再旦
望接筍峯從仰止亭投石門歷鐵象巖皆槌磴爲階
錯落不一俯仰上下出沒石林間若排扉若穿牖登
漸陬忽豁然高峰四轂窪中隆外如仰釜微缺從缺
處一石嵌嵌飛動舞瀑蜿蜒而下晴雨亂飛各傳淙
響積雪在巖氷柱時墜凜乎其不可留乃折步左掖
而上一壁聳百餘尋懸三梯級各以百計其懸處得
凹之半左削右虛含慄守視而上梯窮壁復胸而凸
出從胸上環鑿一徑僅容半蹠捨距用趾履滑攀索
膝胸而行復蟹旋者三十步徑斷續以棧復十步許
得定心亭少頃因之至登龍脊雙壁離立界兩瀑而

中扳數十仞下望如鷄胸骨窄束不能鴈行賈勇上
征屢奮屢息賴縋綠繡兩壁墜雪鉤枝餘花嫋嫋差
得自怡遂由僊奕亭上絕頂登玄元道院松竹蔽虧
蓊菁鬱翠昔汪麗陽道人友眞復命處也及下出石
門望懸梯如腋下短帶耳復西望僊掌峰取石巖道
登天游觀道視接笋秒稍夷登三里許忽一石從左扳
起與僊掌相距如狹而磴游人憩此若酷暑之得氷
室更二里渡胡麻澗隨流而東行數百步入天游觀
隱屏峰實拱之及出一覽亭則隱屏若可蹴而造也
屏挾接笋玉華二峰如人豎掌中三指其餘諸峯環
待高者拊膝卑者承踵皆孩而頂撫之曩之溪上巔
然微人以不可攀者悉盆中玩石耳聽灘聲在風際
搖盪如饞婦炒寒豆憶昨之白煙漁火又過眼空花
不足道也至三友堂勝覽亭既返道士劉曲水爲談
山中事諟諟可聽是夕月色甚佳不能寐復出一覽
亭觀白雲敷宕如海而衆峰各萌頭苗角作水族異
狀獨隱屏如巨鯨翹首北顧峯頭懸兩燈差可以擬
目亦奇觀也晨際從胡麻澗上行三里許有山當庵

古木幽清流泉婉出自此從玉柱峰東行雲徑閒寂了無人聲惟覺泉石灑然一勺一拳具足僊韻艸木藤蘿俱有香氣天心庵以峰名杜鞾巖以人顯皆相去六七里從萬峰脚下縈廻取路如循永巷中越澗渡壑喜其漱渤巉屼骨齒齦齶黛綠丹碧斑駁成文泉水濺之皆活也登九井巖巖巔有泉如井者九清徹映星漢汲一則八井俱動想一脉也穿蘿而南折爲水簾洞丹崖百尺瀉水如珠飄灑隨風清聲瑟瑟恨頹敗無人煙火俱寂寂由是北折遶劉官寨再折過紫嶺峰山勢俶詭群劍摩天較之谿上諸峰兄弟之相彷彿者徃徃然也涉一澗曰襲芳遡流行數百步有瀑潺潺然落谷中此澗之源也東折度雲門一石與崖附會而成街不百武街盡盡處復一澗曰流雲又瀑之源也嘉樹扶疎人家閒靜復有柳岸柴扉小橋流水之趣橋之西有深窓庵擁竹萬竿規制宏敞毛道人一呆靜處也由左掖而西爲閒閒室爲白雲鄉皆連亘相接總之俱屬爲盧岫耳岫之北一徑裊裊投雲而沒似可致遠而因之迺歸甚急既下乃從

涉澗處南折歷紫霞嶂又折趨馬頭巖有凝雲庵碧
桃源翠竹窠諸處皆石門松徑來往與麋鹿相值於
數里之間石根雲樹縱橫道路稍東折二三里山始
舒緩而嚮之驚魂動魄者亦不覺其驟息而氣平也
度鷄蘇坂望三姑尚遙云蘭湯渡忽大王在側耳雖
然三日遊歷山水之勝不十之一噫茲三日遊又同
曩時一夢矣

武夷山志卷之十六終

孤本善本 珍稀書籍